

希古堂詩存

序

尺牘爲小品文字清代官宦喜用八行箋式其格局旣過於拘謹近二十年來學校課文趨重語體又幾無文法之可言欲求適用於現代懸其鵠以示之準則茲編允當其選殆無疑義矣

發慶

弱歲從

先外舅笛樓先生遊於立

身行已至今幸不失墜者受益爲至大而文字尙爲其緒餘在昔之士大夫身居要職每延一二工筆札者勦其事先外舅壯歲早充疆吏幕府所爲公牘文字精敏絕倫嗣歷署湘滇間要缺案牘皆躬親秉筆從不假手他人及退食餘閒則手不釋卷以求工於心嗜之駢散文及詩詞因致無體不能亦無體不工故政聲與文名聯翩並峙再

有暇時更作書畫撫琴絃雕鏤金石以寄託其興趣其淺

見者謂其宦之不達老而愈窮坐此爲累若深論之則身

後有令名眼前有賢子孫亦由其宅心和厚以善爲樂所

致集中文字於貴人達官其有善可紀者言之諄諄而未

肯作一諛詞於貧賤中存其風骨復於鯁直中留人地步

此宜爲希古堂集之特色爲今世之古人所謂尺牘其經

發慶繕校者錄存原有三十四卷其用四六者運古法而

極其秀雅其涉吏事者有特識而昭其周詳茲編僅上下

兩卷上所述者尙付闕如此爲問仙內兄所鈔存而傳於

發慶者尤合現代所用自愧愚陋於先外舅道德文章

俱未窺其堂奧近年蘅秋內姪閒居香港發願節衣縮食

印行希古堂全集在滇得陳小圃先生在粵復得諸名宿  
作序先後鈔寄以飶拙目拙意竊謂當以尺牘賸之則於  
先外舅處事之精細交友之肫誠其精神更爲圓滿且  
方今文學凋敝機關職員及學校生徒得此善本爲津逮  
其功並有益於人羣發慶老矣感受先外舅之恩遇念  
之輒用嗚咽所幸及見其全集風行海內不禁又轉悲而  
爲喜此編品格當可駕乎嚶鳴集秋水軒諸尺牘之上檢  
寄蘅秋謂爲然否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受業子壻秦發慶謹序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文字極其模糊，無法辨識。其內容應為尺牘之詞，按縱向欄位排列。

希古堂尺牘卷上

新會黃炳堃笛樓著

孫實編校

致雲南縣張寅叔

日前台旌來郡野藪山簡藉爲絮話辱承齒及彌可忸怩  
奉示台從遄返後得雨數次其未能種植處所不過二三  
成間倘能及時降澤或尙可補栽雖不敢奢望豐收然小  
民生計或不至大有所缺惟賓川此時僅栽種三四成誠  
恐後此得雨亦屬過時耳募兵一節如已招齊乞示慰此  
時滇地勸捐直如緣木求魚然能設法開導或有上竹之  
鮎亦未可知不妨爲議定秋成收繳想不致共鈎意鈎坐  
嘆無魚也

覆吳幼卿

晴琦

奉讀華翰敬悉壹是羅兆發脫逃殊不可解查此人係屬  
要證在州首先具報胡亦畏審如是迹其逃亡之故而此  
案要領會心已在不遠得台下追捕之將來承審諸公亦  
卽有瑕可擊顧台下何敏耶雖餘人具在其情本非難得  
但此人在逃未免旁生議論及越四日而仍卽成擒有若  
或使之者誰奪其魄異矣哉

致鄧小赤首府

華熙

吳幼卿司馬

晴琦

代辦趙州得覘其人精明穩實學裕才

優洵爲七屬中首屈一指惜僅四十五日遂迨瓜期不復  
竟其措理倘首邑得之俾受繩削於大匠必當更有可觀

如台司以升九爲能使之久於其位幼卿夙爲大府器重  
自不致置散投閒伯氏駢邑夷吾豈能奪之若耒陽不足  
以展驥足行見升九量移繁劇則雷封領袖幼卿似當其  
選久慕仁帡亦欲一効臂指用敢自居文舉爲禰生一言  
惟台下爲加之意

致趙星台姊丈

前在省門得晤甥女所適德人絮談舊事爲至欣慰甥壻  
亦屬翩翩佳士昨廿五日三妹次女受聘於桂族爲星垣  
太史小阮人品學問均甚可觀特將禮餅帶呈安甥采芹  
老舅遠出未與歡會亦未一接泥金回粵始悉 先君子  
外孫四人安甥首爲嚆矢似宜一謁外祖倘日內能撥冗

一來弟當偕期馳赴南門也

致大理府桂香兩

段玉軒以岐黃術名於冠蓋前旣奏效自應令其在郡俾  
竟厥功茲復脾洩雖屬舊疾尙無所苦要以芟除爲妙妨  
傷胃也夫人虛怯似是血不養肝現在中年生血尙易亦  
宜急治顧無大礙可勿過慮先慈中年後卽抱此疴聞  
疾言厲聲輒心驚膽怯屢治不效如是數十年卒逾古稀  
詢春生當能畧道梗概

致太和縣張寅叔

堃從事節樓日向毛錐子討生活以視管領蒼洱花落餘  
閒謳吟自得者相去何止霄壤台下治績才華久爲上游

欽折日前聞有量移之耗不知緣何中止或者淮陽非長  
孺不治十年不召蓋爲地擇人之意也

致楊迴樓

入春以來明明之月圓缺者七每思風采輒欲煩管城子  
爲我代言而每一伸紙俗事紛投旋復中止如是再三愧  
歉愧歎六月晦日展讀惠書如在尊廡荒園亂石堆中仰  
顧月影瀾茗清談時也

致沈礪青

古今俗塵一石

鄙人

已得其八斗奈何奈何尊甫家傳早

當脫稿顧胸中墨瀋已傾瀉於簿書故紙之中月內稍暇  
當搜索殘字以報雅意屏幅索繪不特苦於無時亦復苦

於無地尚乞寬以時日俾得從容將事

致大理府桂香雨

細繹來書似有不快於意者然台從既於作平等觀發真如相二語中深有所得直已參透禪宗三昧卽此便是西方極樂何復現煩惱相耶鄙意以爲鵲巢和尚所云飢來喫飯困來打睡二語卽孔子素位而行之教此儒釋不二法門願受孔子戒者參之

與胡體軒

承示飲食大減此最不可當以養心怡神而又強飯以持之弟在榆時每逢事煩心劣輒擱筆縱游俾性情活潑不凝滯於物是亦却疾之一法請試之勿自苦以致病

覆電報局李蘭生

寄到手書忻悉督同洋匠按站履勘此是賢者當官故有  
醫門多疾之累是役也既歷崇山峻嶺復值天朗氣清滿  
目風光恰好春山行旅兼以巖花出谷溪鳥啼雲佳什錦  
囊中不知又添幾許西望點蒼能無神往所冀台旌遄返  
早圖把袂爾時邀同堯階諸子潔掃竹軒再款金鞍於花  
下勿任昆池漁長引頸爲勞

致謝春階

此間官似瞿曇僅資齋粥署如古剎遠隔人煙然十步之  
間雄長奴僕六時以內樂我琴書又未嘗不怡然自得以  
視昔之足甚轉輪身如旋磨勞逸判焉矣所轄民情尙樸

直可喜雖有一二豪右率皆視守土者之好惡邪正而挾其長短如其自率以正亦未必大施其技惟地方凋敝休養生息自非善人百年未易見效耳

致李蘭生

堊自抵銀生已四閱月地瘦於梅人淡如菊幼老已詳言之無庸鄙人贅述但使百姓肥而使君瘦亦屬快事無如閭閻極形凋敝休養生聚之謀雖賢有司處此亦覺無從措手以堊庸劣浩嘆而已

復麗江陳尹

花雨作歇筠烟未銷庭付鶴看門有鸚候蒼頭入報遽使忽來辱貺多儀副之華翰展函香發拜寵驚慚執事謬采

浮言以鹿湖都轉侑觴之言相屬是猶強齊人以楚語責  
弱水之浮槎也赧悚爲劇塋於古文殆如盲人望洋以茫  
無津涯之區而欲於暗中摸索得之其不見嗤於先生長  
者幾希重以台命不敢自暴謹擬呈教惟冀執事斧而斯  
之

答鄧川州黃性初

來示云明年俸滿擬作還山之計順風卸帆不爲無見所  
慮台司倚重未容叢桂留人弟宦情本淡乃柔媚其骨巧  
令其容以供先生大人之笑罵殊覺無謂無如甕無五斗  
米不得不作折腰人又不敢輕言高尚草窗詞有云一樣  
歸心又喚起故園愁眼聞台下買山言何日得乘下澤車

御款段馬與釣游舊侶日守先人邱墓間耶

復致趙漚波

疇拜雅命勉奏薄技適污絹素乃勞齒節慚慙增深做治  
民馴地僻生監魚肉鄉里尚所不免幸頗畏法始懲數人  
近已貼服此後雖未幾長孺臥治獄市或可無擾但得餘  
閒多披兩頁書少作幾件孽便是大快心處肥瘠可勿問

復謝春陔

承惠雅扇書詞畫並皆佳妙不意台下致功驟進如是古  
人所謂不見三日刮目相看諒哉大作南浦造句鍊字直  
升南宋諸家之堂此後當於用意行氣處求之間有一二  
字不叶律之處畧爲留意卽得畫工用水再參以乾筆則

直逼思翁此作似太用心故少掉臂游行之樂至於書法之妙前函已詳言之不復再贅

致孫載之

辱示大作七律似放翁而新穎過之七絕翻新無纖芥甜熟之習五律性情肫摯格在遺山季迪之間吳孝婦詩音節入古在樂府中直得楊李兩崖衣鉢捧讀再四可勝傾倒惟祝日致其功期與古人爭軒輊不僅下視游滇諸子也羊穎四枝知非佳品聊備吟興屬草之用

致保山縣史岳生

吾弟一歲兩移新債之增早爲吾弟決之兄之苦况除夙欠不計外新築債臺高浮三竿紅日其實做處量入而出

本不致於負累無如昆明流毒酷至於此當時昆明一席  
在宮太傅原屬厚恩兄之再三固辭者亦知非棠之甘實  
瓜之苦也猶記仲則有句云作書爲報飛廉道如此吹噓  
不是恩爲之三嘆來書云會澤被駁前定錄所謂食祿有  
方無足介懷吾弟君子人也願居易以俟之

致王學台不釐

奉誨帖辱以傳人相期許似不以塋爲狂惑而萬有一之  
可造者抑何用情之摯而誘之之善耶孔子曰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竊意所謂文者骨與氣而已舍骨氣而言文將  
以塗抹粉澤離奇詭誕爲文乎我不敢知也夫六經皆載  
道之書其文不待言他如左氏國語國策司馬班范猶未